

宥坐之器

□ 陆爱斌

一个人来到这个人类社会,就会涉及到为人处事,简单地说就是怎样做人?怎样处理事情?其中的学问大得很,特别是在讲究人情世故的中国,更是大有学问,因为中国人传递信息喜欢转弯抹角。关于做事,一般的人做对了事,就会高兴一阵子,然后便忘记了。但倘若做错了事,麻烦就大了,小者得罪人,闹得不开心,与人结怨;大者触犯法律法规,受牢狱之灾;更大者一失足成千古恨,失了江山,丢了性命。对于犯过错的人,有的人会“吃一堑、长一智”,会常常反省自己,不断改正错误,而有的人则会一错再错,苦头越吃越大,甚至被自己逼入绝境。正因如此,有些痛定思痛的人会想尽办法,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器物摆设来提醒自己。宥坐之器,就是古人发明的一种座右之器。

宥坐之器,是放在座位右边的一种器具,起到用来警戒或告诫自己的作用,犹如我们现在的座右铭,估计座右铭的出处也正是源于此。宥坐出自《荀子》中的一篇短文,意在以“宥坐之器”给人以警示,提醒人们要以道守身。宥坐之器在最先不知是谁发明的,但发明这个器具的人一定非常聪明睿智,或者这个人经历了诸多的磨难困苦,或者这人历经千难险阻而又东山再起。为了防止重蹈覆辙并惩前毖后,以前车之覆、后车之鉴而发明了这种器具,用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。从记载看,这个器具非常特别,空着的时候就倾斜,灌入一半的水就端正,灌满了水就又翻倒,而将水倾空了又开始倾斜。所以,圣人孔子由此大为感慨:“唉!哪有满了而不倒的呢。”

其实,圆满之“满”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,所谓十全十美、功德圆满、金玉满堂、满载而归、心满意足、满腹经纶、大满贯等等。但满了以后怎么办?这是事物发展的关键。所以,有人问孔子保住满有什么方法?孔子就说:“聪明圣知,守之以愚;功被天下,守之以让;勇力抚世,守之以怯;富有四海,守之以谦。此所谓把而损之道也。”他的意思是说,聪明睿智,应用愚钝来持守它;功劳遍布天下,应以谦让来持守它;勇敢盖世,应用怯弱来持守它;富有天下,应用谦虚来持守它。这就是抑制了再加以抑制的方法。我们看到孔子的这个回答,就是以弱守强,以愚守智。由此就会联想到孔子的思想中有老子的道家思想,这就是知其雄、守其雌,知其白、守其黑,知其荣、守其辱。据典籍记载,孔子曾问礼于老子,从上述来看,应该是确有其事的,并且两位文化大家就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。这也说明中国文化其实是一脉相承的,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就是一部总纲,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观、大局观。而孔子的《论语》思想就是“人需”的现实处事思想,其单方面讲入道,排除了一切神力鬼怪,诚所谓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”。

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在涉及“满”的危险时说:与其装得过头而溢出,不如及早停止灌注;器具捶打得过于尖锐,就不会长久地加以保持。纵然金玉满堂,没有谁能够将它守住;身居富贵而不可一世,必然是在自取灾祸。只有功成身就抽身而退,才符合天道。历来是谦受益,满招损,事物物极必反。因此对于“满”,我们要有敬畏之心,要知足常乐。而不应欲望太甚,有了温饱,想着富有,有了富有,想着名誉,有了名誉,想着地位,有了地位,想着成仙,到头来黄粱一梦,被坚硬现实打回到原点。所以对于“满”,我们要有自然、循序渐进的心态。太用力的人生,终将是一场灾难,别太用力,顺其自然、适可而止,懂得放弃,懂得看淡。人生切忌完满,缺憾也是一种美,优雅的生活,恬淡的人生,是阅尽世事后的坦然,是饱经风霜后的豁达,千帆竞发,唯我逍遥。

宥坐之器灌入一半的水就显得端正。这是在告诫人们,无论为人处事最好是要守中庸之道,不偏不倚、调和折中、阴阳平衡、引力离心力相……天上满月人间月半,月满而亏,人满易骄。平衡就能端正,水平似镜、方正持重。人的心理也是以力学规律而变化的,万物有引力,万物有离心力,引力胜过离心力,则物存,离心力胜过引力,则物毁。人事变迁,千变万化,循环无端,发展到了极点,则收敛。收敛到了极点又能发展,此为盈虚消长,犹如春夏秋冬,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,一张一弛。

宥坐之器在于平衡,在于端正。天得一以清,星辰顺序,利而不害,风调雨顺,万物茂盛,生机勃勃;地得一以宁,承载万物,山川秀丽,江河东流;人类平衡,社会稳固,安居乐业,百业兴旺;人生平衡,百脉畅通,身体健康,心旷神怡,颐养天年。

宥坐之器在于知弯腰,在于能低头。要使人生旅途一帆风顺就要低调,低调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姿态。低调是不骄不躁,不亢不卑,谦虚谨慎。一个空杯子才能装水,一个人谦虚才能有所收获。所以,在《易经》的卦象中只有谦卦才是吉祥的。也正因此,“大成若缺,其用不弊;大盈若冲,其用无穷”。

鸣珂里,烟波弄

□ 袁瑾

说起南河头,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?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莫氏庄园?是脍炙人口的诗句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?还是那承载着无数履痕的石板路?

我告诉你,南河头还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古称——“鸣珂里”,过去贵者之马,以玉为饰,行则作响,谓之“鸣珂”,意指贵人的居处。

几乎与全国各地一样,随着城市有机更新的不断推进,原本的“小桥流水人家”正迅速地消失在林立的高楼和拓宽的马路中,这种速度是我们始料不及的。当人们欢欢喜喜地搬进新房子,当私家车越来越多地疾驶在新修的马路上,当小城的夜空亮起美丽的灯光秀……猛然发现,我们似乎已遗失了江南小城市静婉约的景致!人们啊,不是喜新厌旧,而是喜新又怀旧!

幸好,我们还有鸣珂里一带的老街区,说实话,这片老街能被留存下来,是因为有南河头的莫氏庄园。莫家并非平湖最大的地主,莫氏庄园也并非平湖最漂亮的宅院,而莫氏庄园得以完好地保存,是因为上世纪60年代该庄园被用作阶级教育展览馆,还有仿照“收租院”制作的大型泥塑,有“收租米”、“剪舌头”等阴森恐怖的泥塑群雕。雕塑中,账房先生的眼神是恶狠狠的,边上还有一条吐着舌头的大狼狗;地主婆给丫鬟剪舌头的雕塑,更加恐怖,总之小孩子看了会做噩梦的。“文革”时期,这里还曾经是造反派“群专”组织(记不得全称了,应该是群众专政的意思)关押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场所。我记得我的大舅妈就因在大字报上画错了叉叉,被视为“现行反革命”而被造反派关押在这里,我的大舅就不得不给舅妈送衣服进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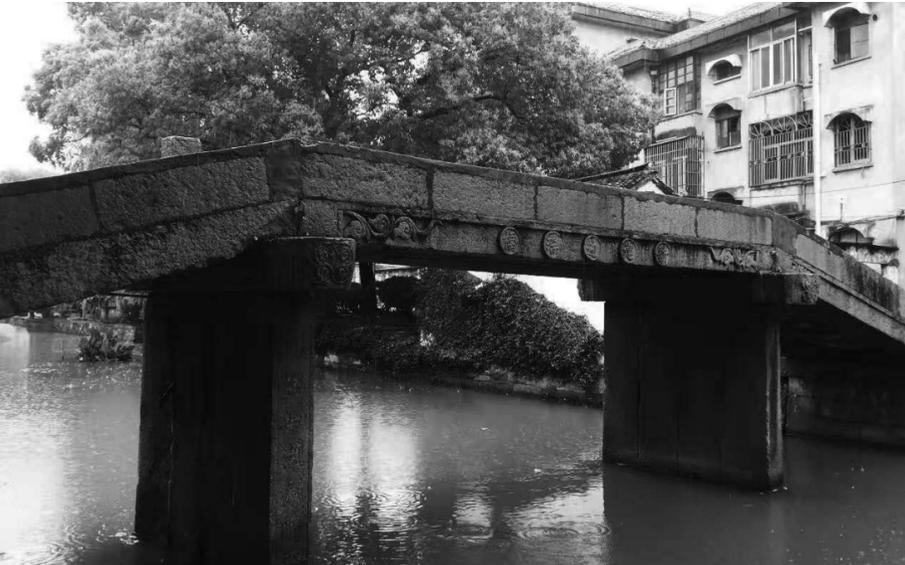
我小时候很少去南河头,因为小城处处有江南秀美的景色,感觉南河头也不算有什么特色。如今常去南河头,是去怀旧,去寻梦的……

在我心里,南河头是比乌镇、西塘更美的,一条老街,那么宁静清幽,那么淳朴素净,没有热闹的商业味,没有人来人往的喧嚣嘈杂,也没有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过度喧嚣。因为有原住民,所以是一条弥漫着生活气息的老街。

而且,总觉得怀旧也好,寻梦也罢,那里最美还是在雨中,几分朦胧,几分迷离,时而清晰,又时而因悠远而显得模糊……

在人民路,有好几条小弄堂连着南河头,几步路就可以玩穿越,一头是繁闹街市,一头是宁静老街。那里有一条窄窄的弄堂,竟然叫“大弄”,哈哈!

那次穿过弄堂,瞬间雨下大了,石板路上水花四溅,河面上烟波淼淼,而老街、老宅在风雨声中是那样的安然、寂静、沉默,哦,音乐鬼才范宗沛的《烟波弄》



迎瑞桥(本文作者摄)

便是这样的场景吧,大提琴缓缓地宁静地略带忧伤地响起……音乐的叙事和抒情比文字更深切而悠远。

河边大朵大朵的玉兰花在雨中绽放,绿叶透亮,花朵晶莹,湿漉漉的香气更沁人心脾。我很喜欢广玉兰,树冠高大,四季常青,花朵洁白,贵而不娇。我在岸边望着玉兰花的花瓣一片片谢落,在水面上,却在飘雨的雨中,如汪洋中的小船,在风雨中新行新远,我目送她们飘零逝去……

飘零的又何止是一朵花,人生不也是如此吗?含苞、绽放、凋零,这条老街不也是如此吗?她诞生,繁盛,渐渐破败,马上又要被改造而新生;还有这老街区一千多户人家,如今居民四处搬迁离散,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已飘向何处安家。

我立在雨中,在河岸边,久久地看着飘零的花瓣,思绪也随之飘浮着联想着,似乎有点忧伤,但是看到花瓣们随波而逝,不悲不喜,不管归于尘土,或是付诸流水,都安然淡然,我的心情也归于安宁了。感谢玉兰花给我的启示!

雨越下越大了,我喜欢酣畅淋漓的瓢泼大雨,看暴雨

摧枯拉朽,涤荡尘世,一种振奋、欢欣的心情油然而生。

老街上的居民大都已经搬迁,下雨天上更是空无一人,此时只有我一个人独享宁静空寂的雨世界。独自漫步幽静的小街,聆听风声雨声和心声。在雨中穿行,雨水洗心,清风抚慰,风中竟飘来天堂乐队的《湖水》——

没有人流泪
满心流水任清风拂慰
无畏 没有人憔悴
何惧日月共你我相对

就这样在雨中,我由东到西缓缓走过南河头,从东边的莫氏庄园,走到了西边99号的葛宅,再走过迎瑞桥,远眺秀源桥,再一转弯,前面就是永凝桥堍了。走着走着,心中的背景音乐从范宗沛的《烟波弄》自动切换到天堂乐队的《湖水》了,在音乐中,时空交错,令人出神……

不觉就到永凝桥堍了,南河头雨中地神游暂告结束!这样自由自在而又思绪飘忽的神游,已然是走一遍少一遍了,有时间多走走,与即将改造的老街作长久而深情地告别……别后只能梦中见了。

(2019年7月6日初稿,2021年8月9日修改)

一朵迟开的睡莲

□ 张军霞

两个月前,我从花店买回了两棵睡莲。店主是一个比较马大哈的女人,当我问她睡莲的颜色时,她挠着头皮说:“我记不清了,不是红就是粉,不是粉就是白嘛。”

我把睡莲带回家,又专门从网上淘来一个啤酒桶形状的水缸,把睡莲种进去,加满水之后,我把它们置于小院最向阳的地方。女儿对睡莲充满了好奇:“它们什么时候开花啊?”睡莲一日不开,她就念叨一日,我也是。漫长的夏天,我们的心情就如儿歌《兰花草》中所唱:“一日看三回,看得花时过。”只是睡莲不为所动,依然苞也无一个。

我渐渐有点失去了耐心,甚至怀疑自己买到的是假睡莲。有一天我一大早去医院晾衣服,却惊讶地发现一朵洁白的小花,不知何时已从水面浅浅地探出头来,它被漂浮在水面的绿叶簇拥着,悠然自在地绽放着,让我不由就想起席慕容在《夏日午后》中的句子——

想你从林深处缓缓走来,
是我含笑的出水的莲。

我急忙唤爱人和女儿来看花,一家三口围着这朵迟开的睡莲,静静地看了好久,女儿忽然说:“如果有

几条鱼在水里游来游去,那就更好看了!”一句话惊醒梦中人,爱人当即拍着胸脯说:“我小时候可是在河边长大的,最懂得怎么捉小鱼,一会儿我就带你到公园找鱼去!”

吃罢早饭,父女俩就下楼去了,到快中午时才回来,却只捞到了一条一厘米多点的小鱼,把它放到睡莲缸里,眨眼就不见了。面对女儿的失望,爱人又发话了:“我有更好的办法,保证能抓到更多的小鱼。”下午,爱人找来两个空罐头瓶子,在瓶子里放了些黄豆酱、馒头渣等作为诱饵,再拿一个土豆切成两半,在土豆片正中间挖一个外面大、里头小的圆洞,再把这个土豆塞到罐头瓶的瓶口处。我笑问这是什么捕鱼妙器?他说:“跟我走,到时候你们就明白了!”

当天下午,我跟着他们去了公园。爱人把罐头瓶系在湖边水草密集的地方,让它自行沉入水中,然后就拍拍手说:“我们先去散步,一会儿回来收鱼。”嘿,这人真会说大话,我不由就笑了。没想到,过了两个小时左右再回来,透过清澈的湖水,我们看到罐头瓶口四周有不少鱼在游来游去!爱人把两个瓶子捞上来,发现一共有五条小鱼正在津津有味地吃那些酱料

呢。这时,他才跟我们讲了这种捉鱼法的奥秘之处:土豆上面的洞口里小外大,也就是说鱼儿钻进瓶子很容易,可它再也出不来了!

“哇,爸爸好厉害!”女儿由衷地发出赞叹。当天傍晚,我们带着十几条小鱼回家,感觉收获满满。把小鱼们倒入睡莲缸里,这里有水有土还有草和石头,它们欢快地畅游其中,没有丝毫违和感。天色暗下来,我们把院子里的灯点亮,女儿守着睡莲看鱼,我守着女儿看睡莲,爱人干脆把饭后水果都端了出来,听女儿轻轻背诵着——
鱼戏莲叶间。
鱼戏莲叶东,
鱼戏莲叶西,
……

一朵迟开的睡莲,就这样给凡俗的日子平添了不少乐趣。回想当初自己等花开的心情,不免有些懊悔:花开总有时,静待花开,不疾不徐,这才是养花人正确的心态;不止是养花,过日子也一样。因为每一朵花总会有属于自己开放的季节,每一朵花慢慢开放,在等待花开的日子里,照样为它施肥、浇水,总有一天它会骤然绽放,就算迟开,也是一样的美丽。

选择题

□ 韦蔚

7月17日开始,河南普降暴雨。20日深夜,微信里的几个视频让我瞬间睁大了眼睛。以往只能在灾难片里看到的场景,一个又一个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第二天,与那些场景有关的事件浮出水面。7月20日下午5点40分左右,郑州地铁5号线隧道积水,列车停止运行,乘客被困车厢。

水位不断上升,车厢里渗水也越来越严重,慢慢地大家都站在座位上了。但积水很快就漫到了胸口,小个子的,只在水面上露出了一个头。车厢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,许多乘客开始呼吸困难。更要命的是,谁都不知道险情还将怎样发展又何时可以解除,乘客们的情绪开始崩溃,纷纷想方设法向外界求援。

晚上8点10分左右,消防队员砸开了车厢玻璃,之后救援队也来了。车厢内到处可以听见互相安慰的声音,很多人喊着让晕倒的人先走,很多人在帮扶自己身边晕倒的人,所有的男生说女生先走,即使是情侣也都放开了彼此的手,只为让女生先走……

透过完整还原的信息可以看到,当得救的曙光出现时,乘客们纷纷将“优先权”留给了比自己更弱的人,在灾难给出的这道选择题面前,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。

记忆中,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跟人说,你有选择的机会,你是幸运的,你还能选择,你是幸福的。

但是很多时候,人在选择题面前,会不知所措,甚或是肝肠寸断。

我读到过很多用来“测量”爱的选择题。第一次读到时,内心还是起了波澜的。毕竟这一类的选择题,过于残忍。

下面是某教授给博士生出的选择题:谁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?

教授让学生在黑板上写下自己难以割舍的20个人的名字。

一位女学生上去照着教授的要求写了。之后教授说:“请你删掉其中一个你认为最不重要的人。”

这是女生没有想到的,但是她也没有太挣扎,很快删掉了其中的一个名字。

教授让女学生继续删。

第二个,第三个……

最后黑板上只剩下女学生的父亲、母亲、丈夫和孩子。

选择越来越残酷,也越来越艰难了。

女学生挣扎着继续选择。

当黑板上只剩下丈夫一个人的名字时,女学生放声痛哭。

限于篇幅,接下来师生之间的对话我不再概述。

毫无疑问,面对“选择题”,我们可用的能力与智慧都是极其有限的。

例如那首我们耳熟能详的诗歌——

生命诚可贵,
爱情价更高。

若为自由故,
二者皆可抛。

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创作的《自由与爱情》。但是据说原诗还有最后一句:“抛后方知晓,如若没生命,爱情哪里找。”

我们看到,诗人在对“生命”“爱情”“自由”的选择中,是何等地痛苦而又真实地挣扎着。

莎士比亚曾在《哈姆雷特》中尽情歌颂人性的高尚和尊严:“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!多么高贵的理性!多么伟大的力量!多么优美的仪表!多么文雅的举动!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!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!宇宙的精华!万物的灵长!”

但是人类历史告诉我们,在同样的“选择题”面前,人类所能体现出来的高尚和尊严,都是十分有限的。

在旧约时代,人类始祖一开始就错用了上帝所赐的自由意志,在分别善恶之树下作出了恶的选择。

到了纽约时代,犹太人齐声喊出了他们的选择——释放强盗巴拉巴,将救主耶稣钉上十字架。

而在河南洪灾的相关信息中,我们也看到了不少令人不齿的选择。是救灾还是借着灾难吃人血馒头,一些人选择的还是后者。

有哄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,有向回不了家的投信者开高价房的,还有人实施“灾难营销”借水灾打营销广告。

在郑州遭遇暴雨袭击之际,某地产商发布了一张营销海报,宣传“入住高地,让风雨只是风景”。引发众怒后,不得不发布致歉声明,表示要第一时间将相关广告画面进行删除,并成立专项小组进行严格的审查处理。另有一家地产商,也借机宣传自家楼盘的车位。郑州城内洪水肆虐,车辆横七竖八泡在水里,该地产商居然以此作为背景制作海报,“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,有车位,无烦恼”。如此难看吃相,已无底线可言。

7月25日有人有图有真相地爆料,“为了流量已经疯了,趴水里假装在洪灾现场”。某平台为了蹭热度,在公序良俗与流量博弈中选择了后者。他们找了一拨人,又找了一片水域,让“演员们”在水里或趴或蹲或站,装腔作势地“在洪灾现场”“加油”。

我还看到有人高举消防水管“人工降暴雨”,伪造乡间大棚救灾现场。镜头里居然还有人咧着大嘴乐不可支。

还有更恶劣的,有人竟然趁着救生艇上的救生员上岸吃饭,将救生艇偷走,然后开录英勇抗洪无私奉献的热片。炮制假新闻不说,还耽误了抢险救灾。

写到这里,想起了王蒙先生在“选择题”前败下阵来的“趣事”。王蒙是著名作家,还担任过文化部部长。但是王蒙告诉我们,“我做过几次他的语文测验卷子,都不一定能得60分”。

王蒙所说的“他”,乃是王蒙才上初一的孙子。“都不一定能得60分”,是说初一的语文试卷,王蒙“考”了几次都不一定能考及格。

王蒙“对付不了的初一语文试题中有一题是这样的:“给‘人最宝贵的是生命’这句话加标点。”

可供选择的答案有以下3个:

“人,最宝贵的是生命。”

“人最宝贵的,是生命。”

“对于人来说,最宝贵的是生命。”

王蒙在上海参加“新概念作文竞赛”评选时,给在座的其他评委——来自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等7所高校的中文系教授出了这道“考题”。

结果,在座的诸位教授、博导议论了半天,也没得出个“标准答案”。

大人们,就这样被大人们给孩子们出的选择题,难住了。

人类的困境,说到底,还是人类自己造成的。